

海棠依旧

：知否？知否？
应是绿肥红瘦

贰

关心则乱
著

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2016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海棠依旧：知否？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. 卷二 / 关心则乱著. —北京：中国电影出版社，2016.5

ISBN 978-7-106-04448-0

I. ①海… II. ①关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091799号

出版人 宋 岱
总 监 制 杨翔森
编辑总监 调 调 小 狸
责任编辑 杜若冰 葛安玲
特约编辑 月饼殿 乔 木 高彦清
封面设计 装帧设计粉粉猫
版式设计 李映龙
校 对 高彦清
责任印刷 庞敬峰

海棠依旧：知否？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 卷二

关心则乱 著

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(北京北三环东路22号) 邮编 100029

电 话 64296664 (总编室) 64216278 (发行部)

E-mail: cfpygb@126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 19

字 数 300千字

书 号 ISBN 978-7-106-04448-0 / I. 1083

定 价 29.80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，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，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。

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001 / 第55回
儿媳的典范 | 060 / 第65回
满月酒 |
| 007 / 第56回
女子不易 | 068 / 第66回
海棠树下 |
| 013 / 第57回
姐妹一场 | 073 / 第67回
两桩婚事 |
| 018 / 第58回
广济寺半日游·上 | 078 / 第68回
新旧交替 |
| 023 / 第59回
广济寺半日游·下 | 082 / 第69回
尽忠与尽孝 |
| 030 / 第60回
犯我与犯人 | 088 / 第70回
老婆命 |
| 035 / 第61回
太平岁月 | 095 / 第71回
一勺烩 |
| 041 / 第62回
申辰之乱 | 103 / 第72回
前因后果 |
| 046 / 第63回
乱后诸家 | 111 / 第73回
遇袭 |
| 053 / 第64回
长幼嫡庶 | 117 / 第74回
获救 |



- 126 / **第75回**
倒霉事
- 131 / **第76回**
再回祖宅
- 136 / **第77回**
安全的武官升迁方式
- 143 / **第78回**
老母鸡变鸭
- 149 / **第79回**
前途未卜
- 155 / **第80回**
老太太的手段
- 165 / **第81回**
墨兰的婚事
- 172 / **第82回**
喜事上门
- 177 / **第83回**
表妹你好
- 184 / **第84回**
墨兰出嫁
- 190 / **第85回**
贺弘文回家
- 195 / **第86回**
都不行
- 207 / **第87回**
捉奸
- 215 / **第88回**
撇清
- 222 / **第89回**
天青似海碧
- 227 / **第90回**
瘦田
- 234 / **第91回**
奇妙的古代
- 239 / **第92回**
如兰的婚事
- 245 / **第93回**
最后的往日
- 251 / **第94回**
阴谋论
- 257 / **第95回**
两种说服方式
- 263 / **第96回**
这该死的古代
- 270 / **第97回**
事定
- 274 / **番外**
关于想娶一个骗子的心路历程报告
- 278 / **第98回**
嫡出
- 287 / **第99回**
嫁妆

第 55 回

儿媳的典范

“大好的日子，你做什么发这么大脾气，衡儿也大了，你动不动把他屋里的人打上一顿，他面子上也不好过。”齐大人换过便服，歪在炕头与妻子说话。

平宁郡主披着一件豆绿掐丝云锦褙子，端着一个玲珑汤茶盅喝着参汤，闻言沉下脸：“这不长脸的东西，外祖父做寿，他不帮着协理庶务，好循着机缘多识得几个叔伯长辈，还挖空了心思想这等鬼祟伎俩。哼，见人家不肯搭理他，便失魂落魄了一整天，适才送客时，你看他那脸色难看的，还道是讨债的呢。”

齐大人叹息道：“你也别气了，你已把春儿打发远远的，这事也没旁人知道。唉……到底是读书人家，人家姑娘多有分寸，这事儿便没过了吧。”

平宁郡主奇道：“那你叹什么气？”

齐大人抬眼看着顶梁上的雕花云纹，幽幽道：“你我只此一子，他自小懂事听话，读书上进；他七八岁时，跟着令国公家的小公子出去斗蛐蛐，回来叫你捆起来狠打一顿，晚上我去瞧他，他却撑着身子在写先生给的功课。”

平宁郡主沉默不语，齐大人又道：“衡儿自小不曾让我们操心，也从没向我们要过什么，只此一次，他不曾遂你的心意。说起来，几年前我就瞧出他对盛兄

的小闺女十分上心，我那时也不点破，只想着他没见过什么姑娘，长些小孩儿的痴心思也有的，过几年就好了。唉，可如今，我瞧着他是真喜欢那姑娘……”

平宁郡主脸色变了几变，扯动嘴角笑道：“都说严父慈母，咱家倒是掉了个个，我是狠心的娘，你是慈悲的爹。可你愿意叫你儿子讨个五品官的庶女做媳妇？”

齐大人不言语了，平宁郡主侧眼窥下丈夫的脸色，见他垂着眼睑，便又缓缓道：“你那侄子虽说病弱，可如今到底还是好端端的，我也不能为了自己儿子能继爵位便咒着他早死。这样一来，咱们就得为衡哥儿将来着想。我早去宫里探过口风了，圣上还是属意三王爷，唯独忧愁三王无嗣。如今六王妃的举动也是宫里看着的，圣上什么也没说，这不就是默许了么？那嘉成县主我瞧着模样脾气都还不错，这般好的亲事哪里去找。”

齐大人再次叹气，论口才他从来不是这郡主老婆的对手：“只盼衡儿也能转过弯儿来。”

平宁郡主看着丈夫慈善的面容，想起适才儿子哭着跪在自己跟前苦苦哀求的模样，也有些心软，夫妻俩对坐一会儿，只闻得汤匙搅动盅碗发出的清脆的瓷器碰撞声，过了一会儿，平宁郡主面色松动，缓和了口气：“我也心疼儿子，若……他真喜欢，不如待县主过门后，咱们去求了来给衡哥儿做个偏房吧？不过是个庶女，也当得了……”

话还没说完，齐大人似是被口水呛着了，咳嗽起来，他连连摆手道：“别别别，你切莫动这个心思！盛兄自己不说，他家大哥儿眼瞅着是有前程的，才在圣上面前奏对两次，却已叫圣上褒奖了一回。盛兄有心计，你瞧瞧他为一儿一女结的亲事，他岂肯随意将女儿许人做妾，以后在官场上还见我不见？且他便与我提过，他家小闺女自小是养在老太太身边的，他家老太太是个什么人你比我更清楚。”

平宁郡主犹自不服气：“不过是个庶女，有什么了不得？”

齐大人白了妻子一眼：“我再说一句吧，你这几日别被人捧了几句就飘飘然了，若盛兄真打算叫女儿与人做妾，又何必非衡哥儿不可，京城里，藩地上，有多少的王公贵胄，他若真能舍下老脸送出女儿，没准还能混个侧妃！”

平宁郡主想起今日见到明兰时的情景，连自己也忍不住多看两眼，这般品貌混个侧妃怕也不难，想着想着忽然轻笑了一声，齐大人奇道：“怎么了？”

平宁郡主轻轻放下碗盅，笑道：“我笑你们父子俩一个样，适才衡儿求到我跟前来，好话赌咒说了一箩筐，我被他纠缠不清，就说不如纳明兰为妾，他当时就慌了手脚，连连说不可，说明兰是个刚烈性子，当着一地的碎瓷片差点就要跪下来。”

齐大人鼻子里哼了一声：“那是自然，盛家老太太当年何等决绝。”

郡主也叹道：“说起来她家三姊妹里，倒是那孩子最上眼，乖巧懂事，品貌出众，瞧着她乖乖顺顺孝顺祖母、嫡母的模样我也喜欢。可惜了，没缘分。”

又过了会儿，齐大人忽想起一事，转头问妻子道：“如此，你便属意六王妃那边了，那小荣妃打算怎么办？她长兄可来探过好几次口风了。”

提起这事儿，平宁郡主直气得身子发抖，腕子上一对嵌宝石的凤纹金镯碰在一起叮咚作响：“呸！祖宗八代都是泥瓦匠的狗奴才，不过仗着年纪轻颜色好，哄得圣上开心，那一家子何等粗俗不堪，也敢来肖想咱家！做她的春秋大梦去！如今圣上渐老了，她又没生出个一男半女，她的好日子掰着手指也数得出来！”

齐大人沉吟一会儿，截声道：“如此也好，不过你不可回得太绝，索性将这事儿推到六王妃那儿去，故作为难之状，叫那两家自己争去。这样既不得罪人，也可叫六王妃知道咱们不是上赶着的，好歹拿些架子出来，没的将来衡儿在县主面前抬不起头来。衡儿与盛家闺女的事儿，你且捂严实了。”

平宁郡主笑道：“都听您的。”

那日从襄阳侯府回家后，明兰当夜便睡在了寿安堂，把齐衡的事儿原原本本说了一遍，顺带表明心迹，盛老太太搂着小孙女什么也没说，只长长地叹气。夜深人静，明兰半睡半醒之间，忽听老太太轻轻道：“你是个聪明的孩子，知道前头是死胡同，便不会再走下去了。”

困倦疲惫一下子涌上来，明兰觉得眼角湿湿的，把头挨在祖母胳膊上，让衣料吸走所有的软弱和犹豫，她对自己说，等这一觉醒过来，她依旧要好好生活，开开心心的。

腊月初二，王氏便请了天衣阁的师傅来给儿女们量身段，长柏眼皮子也没抬一下就挑了几个乌漆墨黑的颜色，长枫照例挑出最贵最飘逸的几块料子，长栋只敢捡着那不起眼的。待裁衣师傅到了三姊妹处——

“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连丫鬟小厮都穿上新冬衣了，咱们这会儿才做新衣裳。”墨兰随意翻检着衣料，意有所指。

如兰警觉性奇强，立刻道：“你又不是一年只做一回新衣裳，四季常服什么时候少了的，刚搬来京城，母亲忙了些才耽搁的。”

墨兰捂嘴轻笑道：“哟，我又没说什么，妹妹急什么……不过呀，照我说，母亲这般劳累，何不请人协理家务，她自己轻省，又不耽误事儿，岂不更好？”

这阵子王氏忙得脚不沾地，应酬拜会筹备婚事，家务不免有所疏漏，林姨娘趁机向盛紘要求自己可以分担些，盛紘觉得可行，但王氏死活不肯。

如兰知道墨兰的打算，冷笑道：“你还是少算计些吧，安生做你的小姐，太太平平的母亲便谢天谢地了。”墨兰一脸担忧状：“妹妹此言差矣，我不过是担忧太太身子罢了，做儿女忧心家事，何谓‘算计’？六妹妹，你说呢？”

枪口一转，又绕到明兰身上了，如兰也瞪大一双眼睛看向明兰。明兰头疼至极，三国演义就是这个点不好，无论那两个发生什么，总少不了她。

明兰按着太阳穴，微笑着：“天衣阁货好，针线精致，是全京城首屈一指的，因生意红火，每年年底做新衣裳的都在九十月份便订下了的，咱们来京城来得晚，如今能做上，已是万幸，而丫鬟小厮的新衣都是针线上赶出来的。也是太太心细，想着大哥哥成亲，叫咱们好在新嫂嫂面前鲜亮些，这才不肯屈就了寻常针线铺子吧。”

墨兰立刻沉下一张脸：“又不止这一件事儿，难不成事事都这般匆忙？六妹妹怎么不想想以后？”明兰微笑道：“以后？以后便有新嫂嫂了呗。”

墨兰暗咬银牙，全府都夸六姑娘是个和气的，极少与人置气，可她若认真起来，自己却从来拿不住她一句话柄。

如兰早听得眉开眼笑，拉着明兰的手：“妹妹说得对，来来来，我这边料子多，你来挑！”

婚期将近，海家的嫁妆流水般地抬进盛府，家具包括床桌椅屏，一色泛着好看的红光，衣料足足有几十大箱子，各式摆设装点，还有陪嫁过来的几百亩田地和不知多少家店铺，明兰看得目瞪口呆。

“古人说的十里红妆，便是把姑娘一辈子要用的银钱衣裳都备齐了，什么恭桶脸盆，便是那寿衣都是有的。老太太当年便是如此。”房妈妈红光满面，说得与有荣焉。

明兰结巴道：“要这么多嫁妆呀？有这个必要么？”

房妈妈猛力点头：“姑娘做了媳妇便要矮三寸，若嫁妆丰厚，便可挺直了腰

杆，因她的吃喝嚼用都是自家的，可不是仰仗夫家养活的。”

明兰掰着指头算了下，自言自语道：“这些东西别说养活一个嫂嫂，便是大哥哥再外加几个妾也能一道养活了。都说海家是清流，嗯，如此看来，清流的‘清’和清贫的‘清’不是同一个字呀。”

房妈妈脸皮抽搐了几下。

婚礼这种事儿未婚姑娘没什么可参与的，一不能替新郎顶酒，二不能起哄闹洞房，直到第二日，三个兰才清楚瞧见新嫂嫂海氏。

海氏给老太太磕完头之后，便去了正房给公婆见礼。

她身着大红锦缎金团压花的袍子，下头着流云蝙蝠的挑线裙子，头上一只展翅欲飞的累丝攒珠金凤，对着盛纮王氏盈盈下拜时，腕子上九节金蟠套镯一声都没有响。

明兰暗叹一声：好技术！

待海氏微微抬头时，明兰细细看她，只见她容长面孔，细长眉眼，不如华兰娇艳，也不如允儿漂亮，不过胜在一身高华气度，用文绉绉的说法是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，明兰看小夫妻俩行动间，长柏对新妇颇有维护，便知哥哥对嫂嫂是满意的。

不过各花入各眼，王氏就有些不满，觉得自家儿子这般品貌，即便不配个月里嫦娥，也起码得是王嫱西施之流。接过媳妇敬上来的茶，王氏用很高贵的神情给了她一封红包，见盛纮眼光扫来，她又褪下一只羊脂白玉镯给海氏套上，寓意团圆美满。

盛纮清了清嗓子，嘉勉了儿子儿媳几句“举案齐眉开枝散叶”的话，明兰记得当初盛家大伯这么对长梧和允儿说时，允儿直羞得抬不起头来，可如今这位海家嫂嫂却大大方方，只脸上飞起两团淡淡的红晕，连一旁陪侍的丫鬟妈妈也都端庄规矩。

明兰微有怜意地瞥了眼王氏，她忽有一种预感：这位嫂嫂不是省油的灯。

给父母行过礼后，便是三个妹妹两个弟弟给兄嫂见礼，海氏早准备好了五个精致的刻丝厚锦荷包：两个葫芦形的，石青和靛蓝；三个荷花形的，银红、藕荷以及玫紫。按着齿序明兰是倒数第二个下拜的，便没什么好挑的。

没过几天，明兰的预感变成了现实。

海氏闺训十分成功，恭恭敬敬地服侍王氏，晨昏定省不说，从早上睁开眼睛

到晚上盛纮长柏回府，一直跟在王氏身边伺候，王氏吃饭她就站着布菜，王氏喝茶她就先试冷热，王氏洗手净脸她就端盆绞帕，且始终面带微笑，丝毫没有劳苦疲累之意，非但没有半句抱怨，反而言笑晏晏，仿佛伺候王氏是件多么愉快开心的事儿。

墨兰很想挑刺几句，寻头寻脑找不出来。如兰想摆摆小姑子的架子，被三下两下哄了回来。明兰看得心惊胆战：“做人儿媳妇的，都要这样吗？大姐姐在婆家也这样么？”

墨兰、如兰立刻想到了自己，不由得唏嘘了下。

便是一开始存心要给媳妇下马威的王氏，也全然挑不出海氏一丝毛病来，有时候没事找茬说两句，海氏也诚心诚意地接受，还一脸感激地谢过王氏指点，表情之真诚，态度之柔顺，要么就是全然发自内心，要么就是影后呀影后。

“傻孩子，哪有人喜欢吃苦受罪的？不过她能做到这个份儿上，也是可以了。”盛老太太搂着小孙女窝在炕上笑呵呵地说话。

其实王氏很快就知道厉害了，几天福气受下来，盛纮便忍不住酸了几句，虽没直说，但意思是：当年你伺候我老娘是如何如何的，如今自己当婆婆受媳妇伺候倒心安理得之类的。不止盛纮如此，连府里上了年纪的妈妈婆子瞧了，都在赞叹大少奶奶之余，忍不住暗暗讥了王氏两句，风言风语多了，王氏如何不知道。

其实王氏也很心虚，她在叔叔婶婶处长到十几岁，在亲娘身边没待两年就嫁人了，叔婶自己没女儿，心肝肉般待她；亲娘对她有愧，也不曾严厉约束她；待她嫁进盛家之后，老太太更没怎么摆婆婆架子，她便这么横冲直撞地活到现在。

如今有个活生生的对照典范在身边，她着实是浑身难受，终于在大年三十那晚，盛家人齐聚吃年夜饭，老太太瞧着轱辘般忙碌的海氏，对着王氏微笑着，缓缓道了一句：“你比我有福气，是个有儿媳妇命的。”

这话深意厉害，王氏立刻冷汗就下来了。

一出了年，王氏就暗示海氏不要再随身服侍了，海氏先是装不明白；王氏又挨了几天，变改暗示为明示，海氏抵死不从，说这样不合规矩，她不敢不孝；王氏几乎吐血，加之林姨娘推波助澜，盛纮最近来王氏处，几乎开口拿婆媳对比做序言了，还越比越愉快。

最后王氏发了狠，执意不许海氏老陪着自己，叫她去寿安堂服侍，海氏便分出一半孝顺力度给老太太，王氏才总算松了口气。

老太太自然不会苛刻孙媳，常叫海氏自去歇息，或者陪着明兰下棋读书，或者凑上房妈妈和如兰四人抹牌。连赢了海氏好几贯钱之后，明兰立刻觉得新嫂嫂又和气又大方，海氏虽然自小饱读诗书，却没有半点酸气儿，待小叔子小姑子都随和豁达，明理友爱。

长栋还偷偷告诉明兰，说自打海氏接手了些许家务后，香姨娘和他的日子好过了许多，月例再没拖延，衣裳点心也都挑上乘的来。

“嫂嫂，你刚来时那么孝顺太太，不累得慌吗？还是新媳妇都得这样？”明兰装着小孩子不懂事的样子，试探着问海氏。

“是你大哥哥叫我那么着的。”海氏低声道，与明兰处了快两个月，知她温顺可爱，不是个搬弄是非的人，且又不是王氏肚皮里出来的，说话便比与如兰墨兰都随意些，姑嫂颇为和睦。

“他说呀，累不了半个月，我就能过关了。”海氏淘气地眨眨眼。

第 56 回

女子不易

刚过了年，庄子上便递了话给寿安堂，说翠微的老子眼瞅着不行了，指着女儿能尽早成亲，好冲冲喜，求老太太给个恩典。翠微是家中的老来女，姐姐俱已成家，父母只是放心不下她，老太太便点了头，吩咐房妈妈拨了三十两银子给她家置办嫁妆。

明兰得了信，立刻从自己房中翻出二十两银子给翠微添妆。翠微推手不要：“好姑娘，这可使不得，你前儿已经给了两幅金银头面首饰并五匹缎子，这已够厚的了。想当初太太房里的彩簪出嫁时，太太也只不过给了二十两银子，因我算是老太太房里，这才又厚了些。姑娘你若再给，一来太太那边不好看，二来回头院里的姊妹再有出嫁的，你如何置办？”

明兰知道她在替自己着想，十分感动道：“我知道姐姐的好意，可……若不

是你放心不下我，去年便要嫁了的。”

翠微瞧着左右无人，便轻悄悄地掩上了门窗，放下梢间的门帘，才道：“有句话我早想问姑娘了，这回我去了，姑娘便得提拔一个上来，小的们早眼睁睁地看着了，姑娘心里可有主意？”明兰早想过这个问题了，先问：“你怎么看？”

翠微不假思索道：“若论资历，当是燕草；若论爽利能干，当是九儿；若论……模样性情，当是若眉。”陪嫁丫头大都是要给姑爷做通房的，翠微想起若眉便犹豫了下。

明兰沉吟片刻，沉声道：“我想提绿枝。”

翠微吃惊道：“绿枝嘴皮子不饶人，姑娘怎会想到她？”

明兰微笑反问：“若提了一个，下头便要再进一个小丫头，尤妈妈这阵子可没少跟我荐她家闺女，你怎么瞧？”

翠微想了想，摇头道：“尤妈妈不是个省心的，全靠姑娘压制着，如今弄个她家的来，岂不又生是非，还不如直向老太太、太太或大奶奶要人，一来显得你敬重长辈，二来有过那年的事儿，想她们也不会送来些不着调的。”

明兰点点头，正色道：“好姐姐，你说的句句在理。”说着把桌上那二十两银子的盒子推了过去，沉声道：“这几年姐姐为了我，劳累不说，还得罪了不少人，这银子你非收不可，若怕招眼，便不要声张，压在箱子底拿去吧。”

翠微有些哽咽，自来主子赏赐下人，为博个好名声，都恨不能四处说的，这六姑娘心地厚道，也不枉自己一番尽力，忽想到房妈妈那日的暗示，说将来六姑娘嫁了，便让她家做陪房过去，翠微心里很是一动。

翠微是房妈妈嫡系培养的，消息传递得快，第二天老太太就找了明兰去，似笑非笑地问道：“你要提绿枝那丫头？怎么想的？”

明兰老实坦白：“九儿不会长久跟我，刘妈妈定要留下女儿的，便提了也没用；燕草和丹橘都是一副性子，威势不足；若眉太傲气了些，便是如今她还瞧不起这个看不上那个，若真了提了大丫头，恐会生事；最后，孙女觉得还是绿枝好，虽嘴皮子利了些，但少了几分傲气，颇有些嫉恶如仇，好好调教，未尝不可用；起初我是这么想的。”

老太太兴味道：“起初，那如今呢？”

明兰一副大人模样地摇头晃脑：“后我想了想，没的白叫她们小姊妹生了怨怼，还是论资历提燕草吧，她周全厚道，留她在身边安稳。”效益不是重点，稳

定压倒一切呀。

老太太听了，微微点头道：“我本也觉得不妥，如今你这么想很好。唉……有些事还是无为而治的好……到底是大了。”语气颇有些感慨，看着明兰白皙秀丽的面庞，想起当年娇嫩的小胖娃娃，如今也能拿主意管事儿细细思虑了，母鸡心情油然而生。

堪堪过了正月，海氏的父亲海大人便要离京了，临走前海夫人特意来了趟盛府，拉着女儿嘱咐了许多，又与王氏说了好一会儿子话，语气间尽是谦和温文，而明兰几个出去拜见后便回房了，三个兰照例在明兰屋里聚会吃茶。

“海夫人可真和气，说话这般有礼得体。”墨兰十分羡慕那清贵的气度，“听说海大人这回任的是从三品的布政使司参政呢。”

如兰笑道：“那自然了，亲家嘛。”

墨兰瞥了如兰一眼，吹着茶碗，道：“那可不见得，上回咱们去忠勤伯府，大姐姐的婆婆可没这般好说话，坐了半天才上点心茶水。”

如兰又要瞪眼发作。

你们一天不斗嘴会死呀！明兰叹着气岔开话题，故作好奇状：“唉，嫂嫂家里真的不许纳妾吗？那嫂嫂的嫂嫂们岂不十分舒心。”

如兰被绕开去了，得意道：“人家可是世代书香，家里不知出了多少个进士举人，规矩严着呢。不过也因如此，有权有势的想嫁进海家的多了去了，人家挑儿媳比圣上点状元还仔细，要人品、才貌、家世样样俱全，还非嫡出不论婚嫁！”

最后一句拖得长长的，故意说给另两个兰听，明兰脸皮厚，倒没什么，心知自己不过是个半吊子的山寨嫡女。墨兰却一股气涌上来，冷笑道：“什么了不起的家规？虽不能纳妾，可通房也不少呀，还有在外头置了宅子的，哼，不过是沽名钓誉，阳奉阴违罢了。”

“真的？”明兰后知后觉，深感自己的情报系统太落后了。

如兰强辩道：“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，那些海门的旁支人口繁杂，怎么管得过来？”

明兰心惊胆战地看着墨兰把自己心爱的杯子在桌上重重一顿，好险，没碎。

只听墨兰讥笑道：“我也没说什么呀，不过是觉得盛名之下其实难副，既守不住，又摆那么大名头作甚呢？”

如兰气得半死，明兰倒觉得没什么，在古代官宦人家寻找一夫一妻制，便如在后宫文里寻找纯情男一样艰难，既然做了古代女人，就得看开些，不要为难自己。

又过了几日，翠微辞别老太太和明兰，叫家人接回去了。燕草受了提拔，姊妹们一同道贺，又从寿安堂来了个叫翠袖的小丫头补缺，才十一二岁，聪明伶俐，很快与暮苍斋的女孩们混熟了。明兰见大家高兴，索性叫丹橘拿铜剪子铰了二两银子送给厨房的妈妈，让简单地置办一桌，然后早些给院门上了栓，让女孩子们稍微喝两杯，也高兴高兴。

“姑娘也忒好心了，纵得这帮小蹄子乐的，一个个都醉得七倒八歪，亏得尤妈妈不在，不然不定说什么闲话呢；如今都撵上了炕，我才放下心。”丹橘只敬了一杯酒，便出来看着屋子，“燕草也罢了，可气的是小桃那没心眼的，也不来守着炉火；还是若眉有眼色，没喝几杯，现提着灯笼查屋子呢。”

明兰适才也喝了几杯，头晕乎乎的，看着忙忙碌碌给自己铺床叠被的丹橘，悠悠道：“这回过年这般忙，她们也没好好乐乐，都是贪玩的年纪，怪可怜的，便当做喝了翠微的喜酒吧。唉，也不知翠微怎么样了？新郎官对她可好？有没有欺负她？”

丹橘回头笑道：“那亲事是房妈妈看过的，不会差。”说着有些伤感，“做丫头能如翠微姐姐这般体面已是造化了，咱们能摊上姑娘这个主子已是福气，若是那些不理不顾的，还不定怎么被人糟践呢。”

“可儿怎么样了？”明兰忽问道。

丹橘铺平了床褥，又张着一条毯子放在熏笼上烤着，低低叹息道：“林姨娘真狠心，趁老太太去了宥阳，太太忙着搬家来京城，竟把那样一个娇花般的女孩儿，配了前门口成婆子的腌臢儿子。那人酗酒赌博，偷鸡摸狗，极其不堪。可儿是被捆着手脚堵了嘴押过去的，她男人动不动就对她拳脚相向，可怜她没两个月就去了。”

“三哥哥也没说什么吗？”

丹橘温厚的面容也显出些不屑来：“三爷倒是狠哭了一场，过后三五日也撂开手了，如今他最喜欢的，是个叫柔儿的。”

明兰心里有些难过，轻道：“还是老太太说的对，女儿家最怕贪心。”明兰低落了一会儿，回过神来，正色道：“明日起，你与燕草小桃便要好好约束大家

伙儿的言行，不许她们随意与外头小厮说笑，要森严门户。”

丹橘望着明兰肃穆的神情，认真应了。

明兰正趴在梢间的炕上，替老太太抄一份字大些的经书。盛老太太坐在外头正堂里的罗汉床上，下首的王氏和华兰母女一个劲儿地伸着脖子往外瞧，说话也牛头不对马嘴，原本悠闲的老太太看不下去了，便道：“安生些吧。贺家住在回春胡同，便是天不亮出门也没这么快到；这会儿知道心急了，早先怎么瞒得点滴不漏？”

华兰不好意思地讪笑：“祖母，孙女，孙女……不是不想麻烦您吗？”老太太白了她一眼，骂道：“早些知道厉害，便不会拖了这许多年了！”

三个人语焉不详，不过里头的明兰也猜到是怎么回事了。

正说着话，外头丫鬟传道：客人来了。

老太太忙道：“快把里头的明丫头叫出来。”一边忙不迭地请人进来。

一阵人声走动，明兰掀了帘子出去，便看见许久未见的贺老夫人，旁边还立了一个修长身段的少年郎，盛老太太罕见亲热道：“可算把你盼来了，快请坐。”

贺老夫人还是老样子，红润圆胖的脸蛋，漆黑的头发整齐地挽了个纂儿，用一根白玉吉祥四钱的扁方簪住，双方一阵寒暄过后，便叫晚辈见礼。华兰和明兰先给贺老夫人磕头，然后贺弘文给盛老太太和王氏行礼。

王氏拉着贺弘文左看右看，啧啧称赞：“果然是个一表人才的哥儿，怪道老太太打回京城便赞不绝口呢。”说着又温和地问了贺弘文年岁，读了什么书，喜欢吃什么，老太太忍不住打断，笑道：“好了！快让孩子坐下，你这是问人呢，还是逼债呢！”

屋内众人都笑了，华兰上前拉住王氏，回头笑道：“贺老太太可莫见怪，我娘这是喜欢了。”贺老夫人摇摇头，转眼瞧见明兰，便笑了：“过了个年，明丫头可是长高了。”老太太笑道：“这孩子只长个儿不长心眼儿，就知道淘气。”

华兰面色发亮，嗔笑道：“祖母瞧您，便是要谦逊些，也不能这么埋汰六妹妹呀，我这妹子可孝顺懂事了。”

王氏也凑趣道：“这倒是实话，我这几个女儿里头，也就数六丫头最可心了。”

面对这么大力度的夸奖，明兰有些傻眼，心里泛起一阵诡异，她看看对面端

坐的贺弘文，只见他脸色绯红，眼神躲躲闪闪的，自己看过去，他便小兔子般挪开眼神。

明兰心头警钟大响，她看着在座的四个老中小女人和贺弘文，暗忖：有什么他们知道但自己不知道的吗？

大伙儿又说了会儿话，盛老太太指着华兰，笑道：“我这大孙女带了几匹上好的厚绒料子，我瞧着好，正想给你送些去，不如你进屋来瞧瞧，喜欢哪个？”

贺老夫人布满皱纹的眼睛笑成了一朵花，泛着几分淘气，装模作样道：“既是你大孙女送来的，不如叫她陪我瞧瞧吧。”

“一起去，一起去。”盛老太太满面笑容，华兰似有些脸红，但也飞快地站了起来，随着两位老太太往里屋走去了，一旁跟来的贺府丫鬟抱着个胖胖的箱子也跟进去了。

这几句话说得宛如暗号一般，明兰心里暗道：至于嘛，不就是不孕不育专家门诊。

这一看布料就出不来了，留下心不在焉的王氏有一搭没一搭地和贺弘文说话，过了一盏茶的工夫，王氏已经第三遍问贺弘文“令堂可好”后，她实在忍不住了，不自然地笑道：“我也去里头瞧瞧。”

然后只剩下明兰和贺弘文了，他们俩对面坐着，一个捧着茶碗仔细端详上头花纹，一个两眼朝地，仿佛地上长出了一朵海棠花。他们本是认识的，前几回见面也是说笑无忌的，可这次明兰明显感觉出气氛异样，所以她坚决不先开口。

室内一片寂静，只听见当中的七层莲花台黄铜暖炉中的炭火发出噼啪之声，还是贺弘文先忍不住了，轻轻咳嗽了两声，道：“这料子怎么还没看完？”

明兰也似模似样地回答：“定是料子太多了。”

“再多的料子，也该看完了。”贺弘文有些不安。

“定是料子太好了。”明兰很淡定。

静默一会儿，两人互相对看了一眼，扑哧一声都笑了起来，贺弘文一双俊朗的眼睛蔓出春日湖畔般的明媚，看得人暖融融的，他重重叹气道：“做大夫不容易呀。”

“何必呢？大大方方瞧了不成吗？”明兰也呼出一口气。

贺弘文嘴角含笑：“自来就有讳疾忌医的，何况于女子‘恶疾’二字最是伤